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十一回 鳴鶴峰見師父 天平山訪狐仙

卻說湘水在洞庭湖南，和南方的桂江，同源殊流。當兩水共同發源所在，其地乃是自古有名的鳴鶴峰。峰高萬仞，樵採罕到，所以有許多走獸飛禽，常到此地藏身，以免陷阱之厄。單表鳴鶴峰最高的尖頂上，有棵高入雲霄的大楓樹。楓樹之上，有只通靈識性的白鶴，營巢樹樑之中。土人傳說，此鶴此巢已有幾百年的歷史。每於風清月白，夜深人靜之際，遠近三百里內，可以聽得鶴聲發自山頂，其聲淒厲悲哀，可動思歸之愁，能起征夫之感。有人說道：「鶴是仙鶴，鳴非常聲。所以自古相傳，名其峰曰鳴鶴。實因此鶴而得此名。」這句話，凡是鳴鶴峰下數百里內的居民，但凡聽得見鶴鳴的人，也都能說得出其中的緣由。但是鶴未千年，鳴已中止。到了大唐開元之初，這批居民，就聽不見鶴鳴之聲了。有那肥壯心跳的漢子，為欲探訪究竟，特地約伴結侶，跑上最高峰，在那大楓樹下一望，果然鶴巢傾圮，鶴影毫無。看來鶴劫已完，歸魂天上去了。據作書人所知，此話卻是對的。讀者諸公看到此鶴的情形，大概還能回憶玄珠子鎮守浙江潮註誤遠謫情事，又該記得鍾離權雲房對他高弟呂洞賓的約言。幾面參證起來，便可知鶴的來歷和去的原因了。

那天天氣剛轉秋涼，積雨之後，忽然晴朗，晚上一輪皎月，擁起山巔之上，那鶴從巢中飛出，在各處遊玩一會兒，達到幾只飛禽同志，大家圍處深林，互訴生平。各鳥中有前生為人為不端，此生罰作飛鳥的；有今生修道不誠，罰生雙翅，列入飛禽隊裡，飽受風霜之苦的。論其品性、來頭，皆遠在此鶴之下，而其遭難歷劫情狀，大致相仿，那鶴也不敢怨天尤地。但自溯生平，存心忠正，縱沒多大功德，也未敢稍存惡念。何意毒蛟肆虐，偶疏防範，幾釀殺身之禍，輪回之慘？回想修道千年，結果不免反為禽身，一念及此，恨與淚俱下。平日蟄處樹杪，雖建有屋宇，仍不敢稍自暇逸，甚至每晚臨睡，必以一足矗立樹幹而縮其一足。雖非越王薪膽之仇，卻有蘇秦刺股之志。一則藉困苦以資警惕，來日太長，前途尚遠，幸得脫災歸位，免叫再蹈前非。二則身在謫居，心戀仙境，絕不敢一旦廢學，立足而睡，取其易於醒悟，可以倍深學力。大凡為學之人，不經困苦，學業每難深造。三教皆然，人禽一致。此鶴能在謫居之際，如此努力，亦為感召天庭、釋罪皈真一大原因。後來凡屬鶴類，因慕此鶴苦志成仙，大家都要看它的樣子，作些苦修之功。到如今鶴睡必立一足，其源實濫觴於此。

那鶴和許多同道談論了一會兒，因彼此智慧懸殊，品性不齊，覺得絕少談興。自己一片苦衷，仍只自己知道，絕不能告訴別鳥。談了一會兒告辭而退。見月正當中，皎潔可愛，又獨自觀賞玩了一會兒。不覺堆起一段憂愁，發出它日常功課來，向著一輪皓月，長嘆數聲。

驚得其它各鳥魂膽消亡，相顧失色，道：「這鶴兄又發它呆性了。」大家坐立不住，哄然一聲，紛紛歸巢安息去了。只剩此鶴笑啼並作，歌哭無常的獨自鬧了一陣。這弄得月宮諸仙，共表同情，大家替它發起牢騷來，因也索然無味，寂然寡歡。剛巧一陣狂風，吹來大批烏雲。它們便捧著皎月，躲入雲中而去，再不回過臉兒來，瞧一瞧這可憐之鶴。

鶴也知道月意，不覺點頭歎息道：「諸位道兄，想是不忍我遭此變故，不願見我恁般淒寂，所以隱匿雲中，不忍再來想見。唉！這也可感極了。」一語未完，猛聽得耳中有人說道：「世有治亂，運有興衰，人有臧否之殊，數有升沉之異。你既不昧本來，深通靈性，便當逆來順受，一切達觀。何得小有屈折，便爾悻悻不平？」其聲嬌婉，好似女子口音。鶴兒大驚，念被謫來此，歷時不為不久，從無於深宵中聞女子聲氣。倘非仙子，必是山妖。妖人哪得有此知識，必為仙人無疑，慌忙屈膝下跪，以首叩地，哀聲自責，並求一見仙容。

又聽仙人笑道：「彼此都是同道，不敢當此大禮。我是月中嫦娥。因逢鐵拐仙師囑我寄信與你，說你身經貶謫，志自清高，刻苦修持，已動天聽。當於本年中秋之日脫災，屆時自有高人相救。你可於申酉之交，在半山坳內等候，見有一老一少兩道前來，便是你的師父，可即拜求受業。伊等自有度你入世之法也。」鶴兒忙道：「弟子獲罪遭貶，苦志虔修。原恐墮入凡塵，不克自援。今得仙師相救，反度入凡世，倒還是不度的好了。」嫦娥笑道：「虧你還是多年有職的上仙，說出的話，竟和初次學道的人一般口脛。你是有罪之身，久已變成禽類，不上人間一走，如何得轉人體？即使鶴體也可成仙，成仙之後，終是異類。而且異類修仙，較之人生，難易之別，不曉相去幾何？你只曉得一經入世，便成了凡夫俗子，豈不知凡夫俗子，終勝禽獸許多。何況你的本性未滅，更有近功，此等仙姿，雖入人世，不致磨滅。再有仙師護持汲引，轉生凡間，不過一霎那間，馬上可成真仙。這是鐵拐仙師為你老友份上一番玉成的苦心，怎麼你反說出那種外行的話來呢？」鶴兒聽說，這才叩首稱謝。

嫦娥也不再說，現出真身，乘雲升空，一霎時推去烏雲，依然現出一輪皎月，比以前格外精采得多。鶴兒慌又跪拜。從這晚起，它也不再哀鳴了，也不在山中閒走了。呆呆孜孜眼巴巴地等到八月十五日那天，天色剛晚下來，就急急忙忙遵照嫦娥所指地點，趕下山去，在那山坳內外，飛一會兒，躡一會兒，再向天上山下，四面八方，眺望一會兒。好容易盼到申時過後，心中想道：「這總該來了吧？」

這時它連跑來飛去都不敢了，只蹲在一處較高的地方，既以上望，又可以俯瞰，專待仙師來到，便好恭謹迎迓。哪知等了許多時，看看未時都要快完了，哪裡見個什麼人影兒？鶴兒不覺心中發起毛來：「莫非是嫦娥誤說了時間？不要是今天上午的申未之交，我卻失於迎接。因此兩位仙師便怪我不誠，不肯和我相見了麼？」想到這裡，不覺入了魔道，忽又疑惑是自己聽錯了嫦娥的話。那麼這輕慢之責，還在我自己身上。深悔今天上午申時為什麼不出來眺望一趟，竟把千年難得的機緣，輕輕地錯過，豈不是可痛可惜！如此一想，幾乎要向崖下一跳，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。

正在彷徨悲苦之時，忽聽耳中又有人笑道：「男兒作事，為什麼偏喜歡淌眼抹淚的？看那婆婆媽媽的樣子，豈不可愧可笑？」鶴兒一聽人聲，便知事情有了指望，也不管什麼人？說的是什麼話？慌忙蜷著兩條長腿子，伏在石上叩頭有聲，大呼：「仙師救我！仙師救我！」又聽耳中笑道：「你也忒老實了。我既對你這般說了，自然還你兩位仙師。急些什麼？你兩位仙師，卻是師徒兩位，做老師的即是徒弟，從前的學生。而眼前的學生卻是老師，從前的師父。他倆是互為師徒的，也算自有神仙以來未有的佳話。如今老師叫鍾離權，外號雲房先生。學生叫呂岩，字洞賓，是新近出家，剛從廬山就何仙姑學的天遁劍法。師徒倆在三年之前，已有成約，約在此地相會。他倆都該做你的師父，所以說是兩位仙師哪。」鶴兒聽了，才知道說話的又是嫦娥，不勝欣慰。

嫦娥又把鍾、呂二仙從前的關係，說了一回。最後說到：「二仙本定此時可到，為因呂仙學成劍法，缺少好劍使用，他師父便帶他先到姑胥一轉。因同道張果先生雲遊吳越，望見姑胥地方隱隱有劍氣出現，曾至各大名山尋訪，訪得氣所從來，乃在城外天平山內，被一妖人守住，不肯放它出世。但妖人自己也不能動用它。張仙和他商量再四，不得頭緒，便去告訴鍾仙。鍾仙卻已知道此劍應歸呂仙所得。實在還不止一劍，應用起來，可分雌雄二劍，據說是吳越時干將、莫邪夫妻所煉。本為二劍，後來輾轉分散民間，至漢朝末年，被一狐妖拾得干將。於是到處訪尋莫邪，終究給他訪著，二劍歸於一手。一夜，忽聞室中有男女對話之聲，繼之以劍聲錚錚，劍光閃爍。到次晨一看，二劍已合為一。狐妖大懼，以為神物，將去藏於天平山下。自己便在山中覓一洞府，親自守護，即張仙所說的妖人。張仙也知道呂仙的來歷，聞他學劍已成，情願陪同他們師徒前去取劍。因此他們到此，怕要遲一步兒。呂仙原打算先來此地，把你的事情辦了，再去取劍，免得你引頸懸望。怎奈張仙另有祖師法旨，須去京中一走，責任更為重大，只好先去取劍。他可早早入京，只好委屈你多等一下。方才我也站在雲頭，替你發急。後來仍是鐵拐仙師派人通信於我，叫我再來通知你一聲。大約他們最遲不出黎明，必可趕到此地。」

一語來了，忽聽半空中虎嘯之聲。嫦娥笑道：「來了來了。這虎便是鍾離權做小孩子時候，收伏下來。鐵拐先生替他養在少室山中，如今方送還他，做個坐騎。現在神仙中騎虎的，只有他一位，不是他到來，還有誰呢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早已現身出來。同

時天上飛下一五色祥雲，將他四圍擁住。他便攜了鶴頸，立著等候。果然虎聲漸近，頭上一派烏雲，全被衝散。光華皎潔的月光之下，下來兩位仙人，同騎一頭斑斕猙獰的猛虎。二仙先向嫦娥行禮，呂仙把猛虎繫在樹上。嫦娥引那鶴兒向二位叩頭。鍾離權笑撫鶴頸道：「倒難為你，貶謫數百年，未味本真，前程未可量也。」鶴兒又感又悲，細訴謫居景象。二仙都道：「前事都已盡知，不必再述。如今又要帶你到人間一走，你可願意？」鶴兒叩首道：「仙師栽植弟子，焉有不願之理？」二仙頷之以首。嫦娥動問取劍之事，呂洞賓把所得寶劍給他瞧看。嫦娥接了過來，這一遞一接之間，覺有萬道寒光，霍霍閃動。一種英華之氣，直沖霄漢之上，連嫦娥的月光，也東搖西蕩的晃了幾晃。鍾離權慌忙伸出一隻手，在劍尖上只一拂，方才光斂氣平，月色安定如常。

嫦娥笑道：「了不得，你有了這劍，簡直可以毀滅我的月宮，這還了得？」一句話，說得二仙和鶴都笑起來。嫦娥問道：「這劍自來就有這等厲害麼？為什麼從前沒有聽說過？」鍾離權笑道：「平常兵器，用久則壞。有種寶劍，係神仙親煉五金之英制成。越到日久，越有光彩。至於此劍，雖非神仙所制，而所採金質，乃上古所遺九州鐵鑄的一點精氣，麗於金英，再加生人精血而成。出世之日，已能飛劍取人。退後干將又以身殉，夫妻二人一生精神心血，盡在區區二劍之中，死後英魂仍依附劍內。又經得道老狐收集一處，夫妻相見，凝而為一，又在山中修煉數百年，得山水日月之氣，所以現出光來，可以逼日月而鑲宇宙。入水水分，見火火滅。劍之本身，本已成仙。如今又落仙人之手，真可謂古今第一的佳話，天壤罕有的際遇。你想厲害不厲害呢？」嫦娥聽了，不禁咋舌稱奇。

鍾離權回顧呂洞賓道：「此劍乃天地之秘物，宇宙之奇寶，不但尋常人類所不易遇見，就是大羅海外三洲三島的神仙，也未必有幾位能夠見到。至於使用之福，更夢想不及了。大凡瑰寶奇珍，不宜自炫。自炫結果，必致貪夫動念，豪客逞強，而戰爭之禍以起。自來得之人不肯輕易示人，並非如何小氣，實也無可如何。何況這等天上無雙、人間無匹之至寶，如何可以炫耀於人？此後如遇同道索觀，可將所傳秘訣，減其光彩，減其氣燄，方可出以相示。如你頃聞形狀，未免要闖出大禍，弄得後悔嫌遲，是大不可的。」呂洞賓唯唯遵命，收回寶劍，照舊珍藏。

嫦娥又動問張果之事。鍾離權笑道：「此公也真好笑。他倒是不大喜歡遊戲紅塵的人，此番偏偏得了一個富貴差使。大約不久現在的天子就要歸天。繼任皇帝原來也是一位英主，卻受他歷代先皇之累，恐要身逢慘劫，弄得唐室中衰，乘輿播遷的地步。不過不致於亡國罷了。張果此行，正是奉旨替他們造成劫數的。湊巧為了我徒弟的劍，同去尋那老狐。老狐說：自己沒福，不能使用此劍。劍一入手，其重無比。所以將它藏在山底。但因本身為了此劍，曾費多少心血，得劍之後，又親自守護數百年之久，實在捨不得離開它。並且他聽一位仙人吩咐過，說能用此劍者，必是天上頭等金仙。不能享用此劍，而能陪伴它至千年之久，可以得劍之氣，受劍之英，再加上自己修煉之功，至少可以成一劍仙。因此他抵死不肯將劍讓人。後來經過張果想出來一個法子。他說：『現在正要找一個應劫之人，來得其才。他要肯捨此劍，本人可以保他幹此大功。只要他正當當地安分守己業，不要做到範圍以外，或有甚麼邪蕩不端之事，只待劫數一定，便可立成正果。』老狐聽說，十分歡喜，當即把劍和平獻出。他本身卻由我們將他牒送陰府，轉世為一北番胡兒去了。因這過節兒，又把我們拖延了一個時辰。要是不然，我們還可以準時趕到咧。」

嫦娥問道：「此番劫數情形如何？可以先談談麼？」鍾離權點頭道：「天機雖難預洩，但我們不比外人。大略說說，卻也無妨。大概此狐去後，中國朝內將有內爭。內爭之事，也和宮闈后妃有關。婦女宣淫於內，胡兒作反於外，方可裡應外合，成此浩劫。大略情形，不過如此。但是據我看來，狐性多疑，雖然應劫而去，還在時時防備我們捉弄，設或另生枝節。那就是他自己造孽，還當報應本生，再受輪回之苦。總之應運應劫，同一定數，而應劫之難，每比應運為甚。這是從古以來不易之理。常有特放星官下凡造劫，而一經得勢，便入歧途，以致為功不卒，反受其殃的。世人每疑應劫之人，既奉天命而來，何以反致獲愆？殊不知他於奉旨的範圍之外，必有變本加厲之處。甚至詔命僅及一地，而為禍遍於全國；也有災降於一時，而貽毒流於永久的。這怎叫上天寬恕呢？特放人員尚且如此，可見應劫之難。而這等人體未成、道心未固的狐妖，更屬難上加難了。」

嫦娥聽了，不覺嗟訝了一會兒，又問出一句話來，道：「才聽道兄說，將來新主遭劫，還是歷代天子所累，此話是何道理呢？」鍾離權道：「本朝天子英明的多，可惜於倫常上多有欠缺，而淫風也最盛，至今冥中尚有許多懸案。但這還不過是他們李氏家事。最大原因，乃是先皇帝用兵海外，征伐倭邦。那原是得福的子孫，在彼為君，數百年來，被魔教中人把持政治。現在他們國師，乃是一個犀妖，聞得中原兵到，他便作起法來，將東南西北四面八方的風，匯在一處，名為颶風，即是具有各方之風的意思，把唐朝戰艦，吹得七零八落，死人無算。幸得王昌之子王泰，得何仙姑的點化，修道蓬萊，有許多上仙教他法術，預備將來劈山救母。他年紀雖小，本領甚高。眼見中國兵士死於颶風之下，不覺又憤又悲，便用卷海轟山之術，一面鎮住颶風；一面把倭邦所有大山，一起放出火來。火烈土燥，便將大地震動，死亡之數，也就不在少數，而且埋下這火山之根。以後如倭人再有凌犯上國、殘暴不仁事情，隨時隨地，只要他念一遍咒語，可在二時辰之內，將彼邦繁華之地，轟為瓦礫之常。以我看來，此邦之人，好武喜淫，刁鑽古怪，將來為害華夏之事，必然層出不窮。那時觸惱這位小爺，只怕還有幾次大地震要發現呢。這等都是未來之事，不必說它。若論眼前這場大戰，妖人狠毒，罪不容誅，已有帝命，治以應得之罪。而推源始禍之人，兩方冤鬼，不下二萬餘萬，皆集矢於今天子一人。此即貽禍嗣君，造成巨劫的大原因。」

他說到這裡，呂仙忽問王昌之事。未知鍾仙如何回言，卻看下回分解。